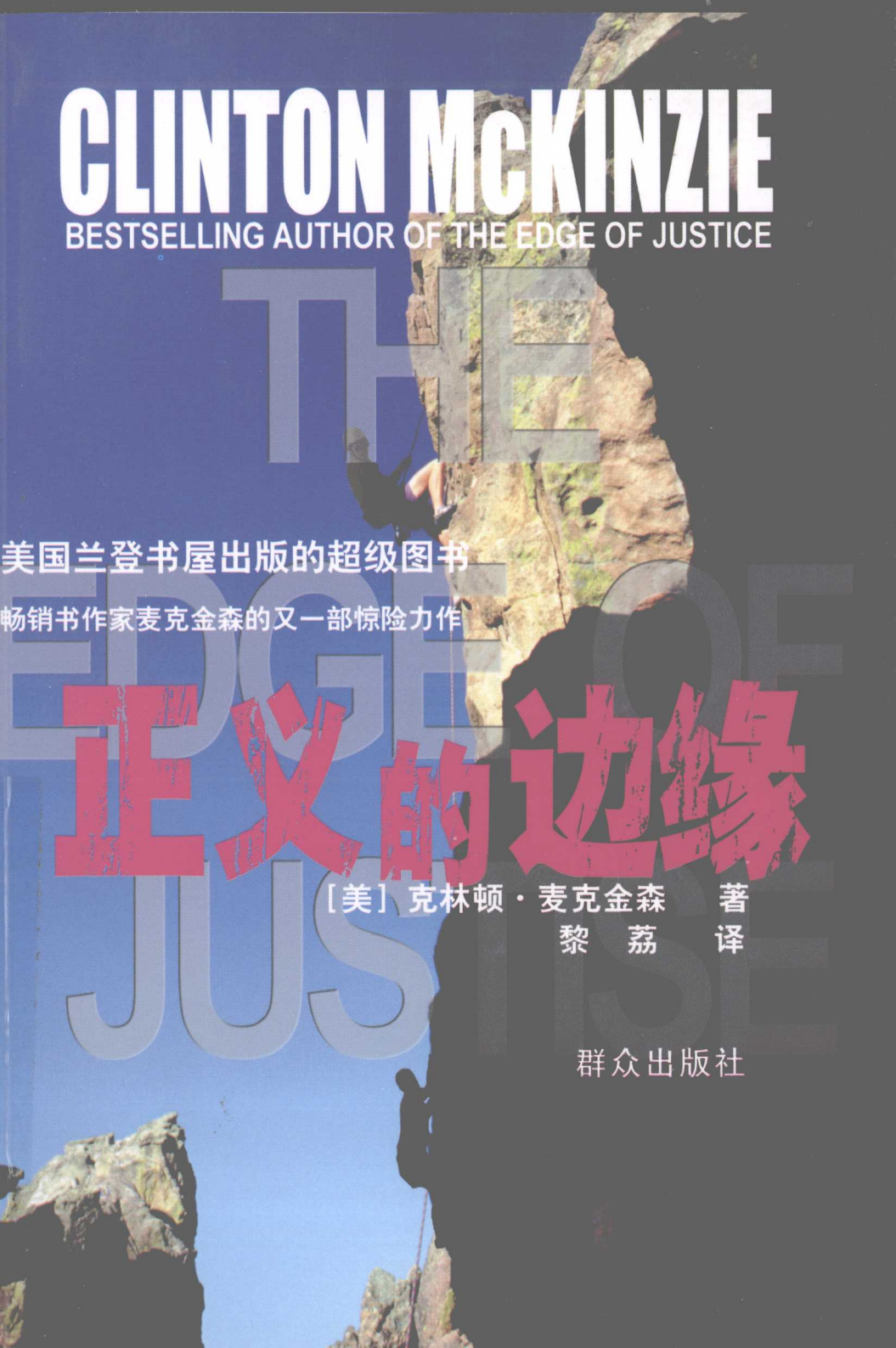




CLINTON MCKINZIE

BESTSELLING AUTHOR OF THE EDGE OF JUSTICE

美国兰登书屋出版的超级图书

畅销书作家麦克金森的又一部惊险力作

正义的边缘

[美] 克林顿·麦克金森 著
黎荔 译

群众出版社

美国兰登书屋出版的超级图书

畅销书作家麦克金森的又一部惊险力作

正义的边缘

[美] 克林顿·麦克金森 著
黎 荔 译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正义的边缘 / [美] 麦克金森著; 黎荔译.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8.4

书名原文: The Edge of Justise

ISBN 978-7-5014-4227-0

I. 正… II. ①麦…②黎… III. 侦探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41427 号

正义的边缘

著 者: [美] 克林顿·麦克金森
译 者: 黎 荔
责任编辑: 冯京瑶
封面设计: 吴凌云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52173000 转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www.qzchs.com
信 箱: qzs@qzchs.com
印 刷: 北京蓝空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 289 千字
印 张: 11.625
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4-4227-0/I·1737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 价: 29.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THE EDGE OF JUSTICE

第一章

第一章

拉勒米河畔的高地，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秋天。今年和往年一样，梅迪辛博山吹过来的干冷的秋风，正横扫着这里的高地。这在美国怀俄明州的东南部地区，大家已经习以为常了，因为每年秋天的这场风就和地球吸引力一样，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今年的秋风看起来背后似乎还蕴藏着一种让人捉摸不透的邪恶在里面。在这个平原与高原里栖身的那五万不散阴魂，他们的诅咒，似乎也在为这场风加油助阵，让这场风刮得格外的起劲。

这一天的风特别的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人们似乎从没有机会感受它的力量所在。不散阴魂的诅咒竟然会有这么大的威力，能够给这秋风带来这么大的动力，超乎了人们的想象，同时也是以往人们从来没有机会去体会的。各路新闻媒体的记者们聚集在法院大楼前面的草坪上，等着他们期待的消息，嘴里说着些污秽的诅咒，诅咒这没完没了的大风。为了上镜头而精心打理的发型被风吹得乱了套。还有那路边的风滚草，也被大风吹得在空中乱舞，不停地在解说员和摄影机之间穿梭着。话筒的声音时

THE EDGE OF JUSTICE

正 义 的 边 缘

而被它们打断。

街对面人群中有几个被大家遗忘的 3K 党成员，他们也在对这场风表现出愤恨。因为他们头上的头巾几次都差点被大风吹掉，以致险些暴露了他们的身份。还有比这更糟的，有些人穿着类似于女人裙子的长袍，这场风迫使他们不得不丢掉手中的标语，腾出手来紧紧地抓着袍子。

早上，我开车经过拉勒米河周围的草原，里面有一些动物在自由自在地游走，和我在阿根廷的祖母家的农牧场非常相像，相像的程度让我感到惊讶：都长着一些山艾树和一些不知名的丛林。在西风的吹拂下，树冠向东倾斜着，像是在盼望黎明的到来，同时也像在向世人述说它们对太阳的渴望，而将它们的根留给了渐渐消去的黑夜。

周围还有一些高地。高地的顶部也被冰雪覆盖着。虽然有这么相似的地方，但是这座城市本身却无法与祖母的牧场所在的小城相媲美，因为在这座小城，到处可以见到衣衫褴褛的玩耍着的孩子，或者是那些懒懒散散的牧羊人，蹲在那崎岖的、没有铺就的道路边。所以这座怀俄明州小城在我的眼里还是或多或少有一些异国情调的。而今天的拉勒米对于其本地人来说也是感觉非常的奇特。因为自打上一周开始，来自全国各地的陌生的媒体记者带着他们的照相机和麦克风蜂拥而至，来了一批又一批，那架式真有点像从庄稼地里呼啸而过的蚂蚱群。不同的是，蚂蚱只有自己鲜艳的颜色来做修饰。

一路上都很顺利，车很快就进入了拉勒米地区。但当我沿着法院大楼所在的那条街找停车位的时候，却碰到了非常糟糕的交通状况。到处都是伸长了脖子围观的群众。我自己都感觉到脸上的表情有些不对劲儿了——嘴角露出了一丝微笑。难道这微笑不是发自内心的吗？怎么感觉有点像个傻子一样一边晃着脑袋一边说：“到底怎么了？”一边嘿嘿傻笑。我的那条混种的大驯犬，庞

THE EDGE OF JUSTICE

第一章

大的身躯不安地伸到窗外，嘴张着，大黄牙露在了外面，嘴角还挂着长长的口水。从侧面看，它似乎在咧嘴笑。人群在碰到它的一刹那，都不约而同地向后躲闪着，恐怕碰到那长长的唾液。

尽管到处都是人，到处都是车，但我还是非常的幸运，在离法院大楼五个街区的地方找到了停车位。我把窗户摇了上来，只在上方留了一个小小的缝儿，让我的宝贝爱犬——奥索能够呼吸到新鲜空气。但又不能够跳出来，那样有可能吓到路过的行人，吓出心脏病来可不是什么好玩的事。之后，我开始整理身上的狗毛，将粘在白衬衫上和卡其布制服裤子上的黑毛毛都挑了下来。要知道，这可是我为了今天的特殊场合而特意准备的行头。平时我可是穿舒服的牛仔裤、便鞋，还有那从来都不会塞到腰里的法兰绒休闲衫。最后，我觉得有些不自在，就又套上了一件海军的运动上衣，这样能将我别在裤子后面腰带上的枪遮盖一下。一切整理妥当之后，我又紧了紧脖子上的领带，轻声地和我的爱犬说了声：

“宝贝奥索，好好看着车，一会儿再见！”

在奥尔巴尼县中心竖立的这座四层的砂岩砌就的大楼，就是法院。在大楼外面的草坪上，人山人海，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人。我一路飞跑，直奔我的目的地。即便是楼跟前的台阶下，我也不能停下来向四周看，因为我感到四周都是讽刺挖苦的眼神。怀俄明州已经变得静悄悄了，因为仅有的二万六千的常住人口都在这里了。我曾经在拉勒米地区生活过两段时间。一次是小时候，大概二十几年前，我爸爸在这附近的空军基地服役，我和妈妈在这附近住了一段时间。后来爸爸服役期满，我们就离开了。还有一次是，两年前，身为警察的我来这里调查一个非常重要的刑事案件。这一前一后两次关于这座城市的印象里，感觉它是和任何一座大学城都一样五彩缤纷，一样平和的，完全没有今天眼前的这种喧闹景象。

THE EDGE OF JUSTICE

正 义 的 边 缘

有来自全城各地的主张人权的示威者、受害人协会的代表、全国有色人种协会的代表、报社的记者、电视台的记者、美国公民自由协会的反对者、各教派的团体代表、各地慕名而来的兴高采烈的旅游者、3K党的成员，还有来自各个方面的、令人感到荒唐的民兵。他们或在交谈着什么，或在兴奋地喊叫着。有些人不知道如何区分这群人，因为有人看到穿制服的代表允许一些人站在法院一边的大街上，而另一些人却被挡在了他们的对面。格兰大道将这群人分为两个部分，大街的两侧双排停放着各大媒体的转播车，各式各样的天线都从车顶向四面八方延伸着。这些媒体都非常兴奋，因为他们要亲自报道这次审判，对杀害金伯利·李的凶手的审判可以说是一个爆炸性新闻。

两年前，对杀害马修·谢巴德的嫌疑犯的审判就是在这里进行的，审判的结果是宣布无罪释放，并且通过这里的媒体向全世界人民广播。

仅仅一年以后，一对夫妇打死一个大学里的放荡学生的案件，也是在这里审判的，结果是无期徒刑。这一结果也是通过这里的媒体告诉给世人的。所以这段时间以来，全国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到这座小城了，城里的青少年也被各种恐怖的消息笼罩着。就在这个时候，又出现了一个新的谋杀案。由于政府对此案件的格外关注，使这个案件就像一阵旋风一样刮上了各大报纸、期刊的头版。案件是关于另外一名未成年的亚裔学生，遭强暴后被杀。更可恶的是，在尸体旁边罪犯还用死者的血以种族主义的口气写了一些污言秽语，来进一步诋毁这名学生。本来谢巴德凶杀案看起来就似乎有些离谱，但是这次李的谋杀案已经被国家的新闻部门注意，因为这是一所国有的倡导自由与和平的大学城，他们怀疑在这似乎平静的表面背后隐藏着更险恶的东西。

如果能把拉勒米城（怀俄明大学的所在地）放到怀俄明大学实验室里的高倍显微镜下来观察，人们肯定会想尽一切办法把它

THE EDGE OF JUSTICE

第一章

放进去的，因为人们觉得这样能够更方便、更好地关注这个城市，认为无论怎样关注这件事都不过分。

仿佛在这世界上，除了拉勒米城的市民以外的全世界的人都在这里。想象中的拉勒米城的市民们此时也许都手拿上了膛的枪，躲在窗帘背后，时刻警惕着，并祈祷着这场大风能够尽快地将魔术师带离这个平原，恢复其原有的平静。

一群处于混乱中的乌合之众，从法院的门口开始排队。队伍从最上面一个台阶，一直延伸到了大街上，包括街边的角落里，都站满了人。每个人手里都攥着一张小卡片，我想这张卡片很可能就是类似于能够让他们对号入座的票据。多数人比较幸运，能够凭借一张卡片，在保安限定的区域内，站在所谓的警戒线之内，相互争吵着为自己找个更有利的位置。台阶上的人群中，我看到了一个让我眼熟的高个子男人。这个人我以前见过，好像是怀俄明州的人。在我印象中，肯定是那里的人，或许是因为我在那里见过的都是这样又高又壮的男士。

他的光头在人群中非常的显眼，很远就能一眼看到他。他身边的人都自觉不自觉地给他腾出块儿地方，不仅仅是因为他块头儿大，还因为他身上穿的那身制服。那身衣服代表他是县里负责治安的官员（美国县级法院的主要的法律执行官员）。他一侧的肩上挂着对讲机，正侧着脸对着对讲机说着什么。我看他的时候，他也正朝着我这个方向看着什么。

我一定要从混乱的人群中挤到前面台阶上的代表身边，但这看来似乎并不容易。我只好用尽全身力气，用两支胳膊不停地将挡在我前面的人向一旁拨开，嘴里还不停地说着“对不起，对不起”、“让一下，让一下”。我前面的人不怀好意地盯着我看了一眼之后，极不情愿地向旁边闪了闪，给我让开了路。“对不起，谢谢，谢谢！”也许是我身上穿的法院的工作服起了作用，也许一看我的脸，还有那一头长发，就知道我是个美国人。总之，我

THE EDGE OF JUSTICE

正义的边缘

就像一名极其有进取心的记者，不，或者说我是一个法官，或者像哪个党派的一员那样，插队成功。但是，由于我的皮肤过早地被风吹日晒，已经变成了铜褐色，所以从左眼到上唇的那道参差不齐的白色伤疤在铜褐色的肤色的映衬下显得格外显眼。因此，这些人在一边躲闪着一边猜测我在这场看似疯狂的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特别警探安东尼奥·伯恩斯先生！”当我一走近，这个大个子男人就急忙将我的身份泄露给了大家。名字及头衔的每个音节都被清晰地强调了。“或许我可以称您为‘快枪手’先生。您来这里做什么呢？您来得可真及时，最后阶段的辩论十五分钟后开始。”

“嘿，琼斯，我真的讨厌别人这么叫我。别让我看到那个在他的文章里给我起这个外号的专栏作家，否则我会不客气的，我会照着他的鼻子打一拳的。”我终于在最后一刻想起了他的名字。

他笑了，并没有意识到我是认真的。我也只好收起了那攥得紧紧的拳头。

“你能带我进去吗？我想见见我的老板——罗斯·麦克吉，他在里面。”

这个大块头点了点头，接着在人群中用他庞大的身躯在前面给我开路，带我向法院大楼的门口走去。我紧随其后。在保卫部门口，他用拳头敲打着窗上的玻璃，试图引起里面人的注意。当门“吱哑”一声刚打开一条缝，琼斯就迫不及待地对里面人大喊：“让他进去，他是犯罪调查署的。”接着，就抓着我的胳膊，把我推了进去。

我跌跌撞撞地进了这幢大楼，终于远离了异常激动、热情洋溢的人群，来到了这既安静又干静的走廊里。走廊里只有几位手持金属检验器的保安站在那里。我意识到，那位雇来的保安也许都不知道什么是犯罪调查署。

在进行安检时，由于我身上带着枪，报警器一下子就响了起

THE EDGE OF JUSTICE

第一章

来。“怀俄明州的犯罪调查署!”我赶紧和离我最近的一位保安解释。

“先生，审判室这边走。”保安指着不远处的一个礼堂说道。我谢过他，便顺着他手指的方向走去。

在审判室内的长椅上，陪审团的位子还都空着。但是审判室里靠前的部分熙熙攘攘的，一些人正在忙忙碌碌地做准备工作。原本一张桌的辩护席的位子上放有两张桌子，纳普兄弟的律师队伍各一张桌。原告席只有一张桌子，紧邻审判团。陪审团旁边的椅子是给县法院的律师准备的，因为他们不仅代表了审查委员会，同时还代表整个州的人民，所以他们也被允许在离他们的陪审团最近的位子上坐下了。还有一个出于安全角度考虑的原因就是，被告是会让那些要指证他们的证人安静地坐在离自己近的地方的，否则审判室里很容易就会乱了套。

对于这么一个全国的人、甚至全世界的人都瞩目的大案子来说，这个审判室可以说是出奇的小。全国的人们几乎都在通过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或者观看晚上的新闻联播来关注这个审判厅里发生的每个细节。旁听席只有十二排的类似于教堂里的硬木椅子，墙上也只是简单地涂了白色涂料。室内除了在法官的长椅两面各挂有一面美国国旗和一面怀俄明州旗，及镶在墙上的一枚装裱过的金色的州印以外，没有任何的装饰。一堵橡树墙将涉案者与旁听席隔开。

聚在律师身边的那些书记员及律师帮办就像拉拉队的队长一样受欢迎。对于我来说，区分地方的检察官和辩护律师很容易，即使桌子上没有标签，我也很容易就能分辨出来。检察官穿着昂贵的黑色套装。而辩护律师为了在法庭上表现出自己与工人阶层是同一战线的，在着装上可以说是孤注一掷。他们下身穿了一条卡其布的裤子，领带搭配也极其的不协调，还穿了一件西式的运动上衣。我今天的这身打扮就和他们差不多。

THE EDGE OF JUSTICE

正义的边缘

罗斯·麦克吉，我在犯罪调查署的老板，站在控告席的旁边。他也是一位律师，但是在这次审判中，他并没有参加任何一方的辩护。我得知他在这儿是为了给县法院的检察官们在一些复杂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提供一些意见或建议，但前提是要他们先提出要求援助的申请，这样就变成麦克吉和国家政府一级的责任了。但这一次地方警察和检察官并没有向我们申请援助，因为他们想让媒体注意到他们，并且把这种关注只留给了他们自己。这是一次绝好的宣传和锻炼自己的机会。

罗斯·麦克吉是一位个性非常鲜明的人，在业内也非常的有名。他长得不算高，但有点儿胖。一双蓝色的眼睛炯炯有神，其威力不比任何一个大块头差——目光能够注意到五英尺四英寸的高度。白色略带一些锈色的胡子一直下垂到微微突起的结实的小肚子上。相反，脑袋上却是光光的，一点头发都没留，就像是一个光光的保龄球，上面布满了大大小小的老伤痕，还有一些很明显的斑。如果他再戴上一顶深红色的圣诞帽子，那看起来就是一个活生生的邪恶的圣诞老人。或者要戴上一顶有棱有角的钢盔，那肯定就是J. R. R. 托尔金笔下堕落的小矮人形象。作为新兵，他当年曾打破过陆军演习纪录，在新兵团的几千人中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现在尽管年龄已经大了，健康也不如从前，但是原陆军战士的精神在他身上还是保留着，威严还一直留存，可谓是威风不减当年。他拄着拐杖，跛着脚来到审判台前，用他的拐杖敲了敲审判台的桌子腿儿。接着，在一片人群的低语声中，传来了他那洪亮的声音。

“卡智，小心点，你不要再掉泥坑里（将自己陷入困境）。”他对审判长说，“我已经厌倦了给你擦屁股（收拾残局）。”

听他讲话的那个男人从始至终都微笑着，显得非常的有礼貌。我也认出了他。他就是每天晚上都会以一张严肃的面孔出现在电视新闻中的那个名叫内森·卡智的人，他目前是奥尔巴尼的

THE EDGE OF JUSTICE

第一章

地方检察官，下一步很有可能会成为怀俄明州的地方长官——州长。因为他已经赢得了来自政府方面的肯定的声明。在落基山地区颇为有名，也颇受大家尊重的原民事法庭的检察官已经表示，他要在谢巴德案件审判结束后，结束他的地方检察官生涯。因为任期已满，他表示不准备连任，要休息一段时间。

因为不想打断他们，我就在法庭的后面找了个地方靠墙站着，看他们谈话。据我听到的，他们在讨论最后阶段的辩论的法律限制。

麦克吉是司法部副部长，主要负责处理国家高级法院里的关于重大的上诉案件的最终宣判。我则在他所负责的部门的下级单位，主要负责协助地方的警员侦破全国范围内的贩毒案，还要针对地方的贪污腐败及利益冲突的案件做进一步的调查。我一周前曾来过这个州，在夏安联邦法院旁听一个民事听证会，也是麦克吉安排的工作。因为我们对犯罪团伙的三个家伙的量刑不当，造成当事人死亡，所以我们和司法部的办公室人员就成了被告一方的辩护人。

我是上周的早些时候接到的命令，是麦克吉用电话告诉我的。电话留言里，依旧是他那独特的声音，带着沉重的呼吸。一贯的简单而又诙谐的语言：“明天立刻赶到拉勒米，……一个女孩，和你一样白痴，登山的（他总是把登山和攀岩混为一谈）……脑袋朝下从山上掉下来，死了……狗屁长官想要我们去调查一下。我是老不死的麦克吉。”

两天前，我就在报纸上看到了这起事件的报道。这个女孩名叫凯特·丹宁，是在一次攀岩爱好者在深夜举办的晚会上，从悬崖上掉下去的。

我在那儿站着看了几分钟。“把你的手从口袋里拿出来！”麦克吉从法庭的前面直冲着我叫了起来，还用他的手杖指着，我，“你那样往那里一站，怎么看怎么像个极其讨厌的异类。”

THE EDGE OF JUSTICE

正 义 的 边 缘

我掏出一只手，用中指挠了一下脸，接着刚想回击一句什么，法庭的门突然开了。观众和记者们呼啦一下子都进来了，拼命地要为自己找个好位子，在木椅子中间来回地奔跑着、争抢着。我迅速在离我最近的后排给自己占了一个座位。

找到座位的记者们正在努力为自己找一个方便的角度，调整一个舒服姿势来记录整个过程，手里的笔也不停地转着。尽管除了他们自己进来，其他事情还什么都没有发生，但是其中许多记者已经开始在记录着什么了。他们有的人一边写着，一边注视着自己的周围，我想他们大概是试图抓住自己的感受，描写一下周围的气氛。进来的人群里我并没有看到唐·伯纳肖，他是夏安观察报社的记者，我的不吉利的外号“快枪手”就是他送给我的。那是在夏安的一次对犯罪团伙的围追过程中，我不得不向犯罪嫌疑人开枪，于是在他们的笔下，我就成了一名“快枪手”。一分钟前，这个屋子对于我来说还像一个大洞穴，但是现在它却让人感到有点像高压锅。我周围都是一张张兴奋的脸，他们满怀希望来这里是想得到最有价值的东西。人们都在努力地为自己争取大一点的空间，以便自己能够记下全部。

当两名嫌疑人被几个监狱警察押上来时，现场的空气骤然变得紧张起来。纳普兄弟和他们身边的怀俄明的狱警比起来，既渺小又卑鄙。他们一看就是兄弟俩，长着同样的光滑油亮的金发，低额头，短下巴。他们的外形和姿态使他们看起来像某种进化不完全的人类，或者是某种进化过快的人类，事情往往是这样。承蒙公设辩护律师的允许，他们两个都穿着西服，廉价的西服。他们笨拙地拖着双脚呆板地往前走着，膝盖微微弯曲。尽管并没有脚镣扣住他们的脚踝，他们却走得异常地谨慎缓慢。法律规定在给他们判决之前，不允许他们以任何受限制的方式出现在陪审团面前。但是透过他们的裤子，我可以看到他们每个人腿上明显的脚镣设施的印记。那种设施叫做高跷。它包括一个坚硬的连在膝

THE EDGE OF JUSTICE

第
一
章

盖上方和下方的子母带，上面连着金属杆铰链。要是戴着它的人完全伸开腿跑的话，那根金属杆就会伸直，让那人自觉地慢下来，使他的样子看起来很可笑，就好像一个穿着高跷的人想要小跑的样子。

兄弟俩和他们的律师一落座，为了防止有人打扰，那些警员们立刻向后退，坐到了兄弟俩身后的座位上。和这个房间里的其他人一样，我也同样用反感和蔑视的目光看着两名被告。从电视对这件案子的报道里，我知道了他们犯下的谋杀、强奸、施虐等罪名。尽管他们还没有被定罪，我所听到的关于他们犯罪的证据却早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实。我不必自找麻烦地再去调查他们的谋杀罪。在被证明有罪之前，嫌疑人是无辜的，只是陪审团在法庭上根据法律所提出的一个概念而已，它并不适用于真理。

当更多的警员带领着一个亚裔家庭穿过警戒封锁线来到这儿的时候，除了两名被告以外，其他所有人都转过头去，同情地看着他们。一个有些驼背的老人，我猜可能是受害者的父亲，他的脊柱由于连续几个月的悲痛和愤怒显然弯曲得更加严重了。他带着一家人往前走。他身后跟着一个默默流泪的妇女和三个愁眉不展的少年。县检察长内森·卡智像庄重的领座员一样站在法庭的前面，在那一家人入座的时候向他们点了点头。

那一家人刚刚进来几分钟，一个法警就从法官席背后的一个隐门里急匆匆地走出来大喊了一声：“全体起立！”小木槌捶着木头桌面的声音大得就好像有人朝天开了一枪一样。吵嚷声和嘟囔声都顿时停了下来，法庭上的人们都静静地站在原地。

在这突然来临的沉默中，法官从第二扇大门里走了出来。我觉得她看起来像是一个被吞没在自己的黑色长袍中的体弱的老太太，直到我注意到了她的脸。她脸上可没有任何虚弱的迹象。她下颚突出，就好像安装在我的车前的防护刷一样。她那厚厚的苍白的头发紧紧地扎成一团。她盯着那些围满了她的法庭的那些记

THE EDGE OF JUSTICE

正
义
的
边
缘

者们，一个字也没有说。这时候，由 12 名本地男女组成的陪审团被领进了法庭。那些陪审团员入座的时候，眼睛都一直盯着地板看。他们不久就要做出重大的决定，这几乎成了重重地压在他们头上的一座大山。

那些陪审团员入座以后，法官对法庭上的其他人说了一句“请坐下”。然后她开始讲话。那些话是每件案子的法官在听取那些企图混淆视听和散播谎言的辩护之前，都要讲的。也是我从法官的口中听到的，并且很欣赏的话：

“女士们、先生们，让我来提醒你们，你们即将听到的只是一些辩论，而并不是证据。”

我相信这一点才是真的，但是在辩护开始之前，我只能希望她说的这些会成为事实。当然，如果真的会是这样的话，对于这样一个调查过程而言，它就显得过于明显、过于不利、过于真实了。

她没有再说别的引言就宣布：

“最后阶段的辩论开始，卡智先生。”

“谢谢。”卡智一边说一边迈上了律师席。

他直直地站在陪审团的 12 名成员面前，用眼睛扫视他们，耐心地等着，直到和陪审席里的每一个人都有了目光的接触。甚至在后排的那些位置上，都能感受到他的魅力。虽然脸上有些倦容，但他的神情严肃认真。可能是由于准备了几个晚上的案子，他眼圈发黑。他严厉的态度本身就代表着他的立场，似乎在诉说他个人对这场惨无人道的犯罪的愤怒之情。他身穿深蓝色西装，就像是他战斗的军服。他像一个在失败的战斗中代表着文明的勇敢而疲惫的战士。我相信，他会像媒体预测的一样，很容易地成为下一任州长。

卡智开始陈述了，即使是在这个一触即发的气氛中，他的话仍然轻柔而和缓。

THE EDGE OF JUSTICE

第一章

“在过去的四天里，各位都听说了这件谋杀案。”他对陪审团说，“尽管所有的谋杀都是十分可怕的，但是这件案子与其他案子比起来，却可怕至极。一个女孩被强奸了，她被折磨、被勒死，然后她的尸体被肢解。每次有这样的谋杀案发生之后，我们都会问自己为什么，然后试图去调查了解。但是在这件案子中，约翰和丹·纳普却让我们很容易就了解了实情。他们用金伯利·李的血液在她尸体上面的墙上写下了原因，他们写的是——贱人。”卡智像吐出一块腐肉一样吐出了这几个字，“这几个字就是他们谋害她的原因，就是因为她皮肤的颜色、她眼睛的形状。女士们、先生们，”说到这里，他不由自主地提高了音量，然后转过头去直盯着两个被告看，“现在已经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这两个人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罪行，就是为了那些最邪恶的理由！”

卡智开始描述那两个禽兽对金伯利·李所犯下的罪恶的具体内容，以此来显示他善于让观众在头脑中形成恐怖的画面的能力。尽管检察官的声音和语言十分有吸引力，但是当他开始在种族案件进行的过程中向陪审团陈列那些案件分析的细节的时候，我还是不想听下去。我试图通过观察我周围的那些记者的狂喜的脸来让自己分散精力，而不去听那些声音，因为我对种族并不感兴趣。做警察这些年来，我所见到的那些恐怖的事情已经压抑了我所有的病态的好奇心。而且，由于几个月以来，媒体出于一贯的娱乐或其他目的所进行的不断讨论，已经使我对案情有了足够的了解。

一个年轻的华裔女大学生，在县南面租的房子里被杀害。她的男朋友——一个匿名毒品顾问，在某个早上路过她家去看她的时候，发现她全身赤裸、手脚被捆着，死在了家中，还有明显的遭强奸的痕迹。此前他一直都很担心她，因为她跟他说过，她要告诉警察，在她戒毒之前，她是如何、在哪里买到那些毒品的。

当奥尔巴尼县警察局的警察们到达现场的时候，发现了墙上

THE EDGE OF JUSTICE

正 义 的 边 缘

写的那些种族主义的言辞。那些字是手上戴着手套蘸着血写上去的，那些血是从死者胸前被切下去的地方流出来的。凌晨两点的时候，警察到了距离那儿只有数百公尺远的一个拖车活动房门前，去问问那儿的居民有没有听到什么。然而回答他们的却是一声猎枪的响声。两个年轻人——纳普兄弟，在跟警方进行了短暂的交火之后，投降了。由于轻微受伤和被戴上了手铐，他们兄弟俩当时也不知是谁跟警长含混不清地说了一句“都是那贱女人害的”。

证据收集得很快。纳普兄弟的拖车里发现了大量冰毒、枪支、种族主义宣传单。他们的货车车厢里还发现了沾血的工作手套以及金伯利·李的被割下来的乳房。据了解，这两个年轻人都是瘾君子，有冗长的犯罪史。在对金伯利·李家里进行犯罪现场的勘查时，发现了一根坏了的曲柄管，上面有他们一个兄弟的指纹。而那些用血写在墙上的罪恶的话也与在纳普兄弟的拖车里找到的宣传单上的话相似。正如媒体以及现在的县律师所说，证据确凿。

在这样一个最近已经被对于马修·谢巴德的同样恐怖的谋杀案困扰和中伤的小县城里，这第二件谋杀案无疑像是一巴掌又打在脸上一样。杀害谢巴德的人没有被判死刑，只是由于谢巴德父母的宽仁的恳请。但是同样的特赦却不可能轮到纳普兄弟的头上。马修·谢巴德的杀害者表现得有些冲动鲁莽，而且也是相当自恋。而金伯利·李的施暴者却明显是有动机的。他们要得到的是关注。当他们用她的血在她尸体上方的墙上写下那样罪恶的语言时，他们要得到的就是关注。这样的推理对卡尔列·曼森有用，对纳普兄弟也同样适用。

怀俄明州的市民和整个国家的人民现在要他们血债血偿。人们相信，只有给他们以死亡的惩罚，才会向县城里的年轻人表明，这样的屠杀将不会被容忍；才会向全国宣布，拉勒米城的人